

月照鸾鸯倚

符晓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月照鸳鸯楼

符 晓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首感天动地的爱之赞歌，一部推心置腹的情之诗篇。

当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升起的时候，方海涛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抛家离妻，携带儿子方向华从美国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没想到他的研究成果和发表的论文，在“文革”期间竟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出卖情报”的罪证。他被打成“特务”批斗致死；并制造假案谎称畏罪潜逃香港。直至挖坟验尸，真相终于大白。

方向华因受父亲株连，被医院开除公职，被赶到金龙村接受“再教育”。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与夏水仙结为秦晋之好；在皓月当空、情深意浓的夜晚，水仙以身相许，怀了孕。

方向华在邪恶的驱使下，从农村又回到省城，在制药厂求到了一个临时工作。他没有逃脱命运的嘲弄，不久被造反派揪出，进行残酷斗争。在一次殴打中，多亏女工洪玲的保护，他得救了，洪玲则被打成严重脑震荡。为报答救命恩人，他不仅送洪玲住医院。而且，到处打工，去血站卖血，挣来的钱为洪玲治病。

夏水仙生下孩子后，来到省城寻找情人方向华。可是，人海茫茫到哪里找呢？无奈，只有忍痛割爱，设下计谋，为儿子留下压岁钱和条子，巧妙地将儿子送给住医院的洪玲，怀着一颗残损的心回到了家。

殷成松是在一次反击战中失去一条腿的退伍军人。夏水仙把一颗善良的心献给他，费尽心思解除这位独腿英雄的种种顾虑；

一往情深地打开了他封闭多年的爱情之门，两人喜结良缘。

洪玲收下孩子成了包袱。方向华则不然，决定收养孩子，取名叫方源。方源不仅给洪玲和方向华带来了生活乐趣。而且，成了他们俩连接姻缘的红线。为了共同承担抚养方源的义务，他们俩举行了特殊的婚礼。

方源在方向华和洪玲的精心抚育下，聪明、伶俐、很快成长。可是，随着方源年龄的增大，带来了种种为难：贪玩、结伙、逃学、受拐卖、被学校开除学籍……

大批判的恶浪席卷了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把殷成松家“割”得朝不保夕。迫不得已，夏水仙只有牵着三个孩子，离乡背井外出逃生；殷成松为自己找到一块坟地，等待长眠。幸而，在解放军巡回医疗队的救助下，一家人才有了生机。

事过境迁，农村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殷成松家的生活渐渐好转，建盖了新房；女儿殷慧雯中学毕业来到省城打工。在突然的车祸中，她救了方向华，被方向华留下当保姆。小殷的谦惠勤奋，赢得了方向华的厚爱，并供她上学读书。

方向华也出现了转机，不仅恢复了医院的工作。而且评上高级职称，当上了外科主任和政协委员，分到了新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生活的变化，家庭矛盾应运而生：嫉妒像个红眼荡妇，洪玲嫉妒小保姆的才华，与丈夫发生种种纠葛；怀疑如同黑眼妖精，做过绝育手术的方向华，怀疑妻子怀孕有了外遇，闹到法院离婚。法庭揭开了怀孕的奥妙，家庭纠纷才算和解。

方源为了满足生活的奢欲，偷了开发公司的钱，铛铛入狱。在监狱里，他参加文学专业函授学习，并以石实为笔名在诗刊上发表了诗词。他的诗词被署名幼苗的女诗人看中。他们俩的书信不断往来，发展成了恋情。方源生日这天，殷慧雯带上礼品来探

监，交谈中才知道石实、幼苗原来是他们自己。在危难的环境里，他们结下姻缘，喜定终生。

夏水仙来城里看望女儿殷慧雯，突然出现在方向华面前，两人感慨万千，畅叙衷肠。洪玲已患癌症住医院。夏水仙与方向华到医院看望洪玲，道出了方源是自己和方向华的儿子。多年来“养子”之谜揭开了。在心心相印的情况下，洪玲退思补过，临终前促成夏水仙与方向华重系鸳鸯。

突然间，喜从天降：方源提前释放，获准到日本进修；殷慧雯拿到文科毕业证书，获准到日本留学。孩子们离开祖国之际，方向华带着他们回到离别 20 年的第二故乡——金龙村。他们的到来，殷成松大喜过望。为圆方向华与夏水仙的姻缘梦，殷成松以德报恩，自愿让位，想方设法使夏水仙与方向华破镜重圆。

小说的语言生动，情节曲折，结构严谨，内容新颖，故事复杂，贴近生活，扣人心弦。它塑造了坚贞不屈的独腿英雄殷成松，热爱祖国的华侨知识分子方向华，多姿多彩的当代女性洪玲，勤奋善良的农村妇女夏水仙，聪颖才智的小保姆殷慧雯，顽皮捣蛋的独生子方源等人物性格形象。

当今社会，独生子女、恋爱、婚姻成了家庭生活的矛盾之一。作者捕捉这一难题，以 20 年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方向华与夏水仙、洪玲，夏水仙与殷成松的恋爱、婚姻为线索，描写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了在改革的大潮中给城乡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展现了社会生活中的流光溢彩；揭示了社会、婚姻、家庭的种种矛盾。但是，在爱与情的维系下，彰显在读者面前的终是一轮洁白的圆月。

全书共二十多万字。是融恋爱、婚姻、家庭、社会、经济、政治为一体的具有诗情画意的一部壮丽诗篇。稿本曾荣获 1999 年全国“共和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五十年研讨会”一等奖。

序

金秋日夕，我坐在自己的雅宿里，捧着符晓同志呈正的《月照鸳鸯楼》稿本，阅读着这一沓沓浸透着汗水和墨水的文学作品。我的思绪被带到二十年前的情景，我的目光凝视在二十年中的变化，我的耳朵听到了二十年后的召唤。

阅读着这充满激情的篇章，我的心目被引入一个五彩缤纷的艺术天地，一个神奇迷人的境界。作品从切入历史下笔，着墨于当今现实，展示二十年来我国伟大的社会改革。作者紧紧扣住时代的脉搏，抓住典型的故事，抒发我们时代的精神和人民的激情，勾勒出我国城市和农村在改革和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一幅幅美好的画面，讴歌了一首首令人赞誉的动人诗篇。

看着看着小说中描绘的动人情节，鸳鸯楼上空的月光与我寓所凌空翠月交相辉映，月色之白，白得如像玉盘；众星闪烁，闪烁得好似祖国大地正发出的欢歌笑语。它高兴得如同我手中的稿本，每句话、每个字都发出落地生辉的赞语：啊！二十年来中华大地的变化——翻天覆地的了！

我特别喜欢作品中那些富有人情味而又栩栩如生的人物：百宝丹医生方向华的多情多意；红嘴鸥洪玲的多姿多彩；独腿英雄殷成松的忠厚执著；冷女人夏水仙的情真意切；小保姆殷慧雯的聪颖勤奋；金丝猴的顽皮捣蛋……一个个绘声绘影的人物历历在目。他们曾生活在多事之秋的岁月，经受着波峰浪谷的颠簸。但

是，他们没有沉沦，稳稳地驾驭着生活的小舟，乘风破浪，驶向美好生活的彼岸；他们用诚挚的爱，孕育着纯真的情，编织着美好的生活，给人以莫大的慰藉和神往的意感。这不能说不是该作品的魅力。

小说构筑的骨架也是成功的。结构的安排，层次分明；情节的推进，波浪起伏；叙事的方法，轻重有度；人物的塑造，活灵活现；语言的运用，富有哲理。整个艺术构思，轻重淡浓，墨分五彩；喜怒哀乐，情随事迁。这不能说不是此作品的妙笔之处。

当我仔细读完此书稿时，文中的描绘赋有一种超然的感觉，高雅的享受，无穷的回味。令人敬佩的是作品中描写的一些故事情节催人泪下，给人有积极向上，振奋精神、奋发图强的力量。这恐怕是隐藏在该小说后面不凡的生命力和体现在这不凡生命力前面的社会价值所在了。

在祖国西南的红土地上，云南是一块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风水宝地：这里，是地球两大板块的结合处，有着纵横交错的名山大川和高原湖泊，营造了错综复杂的地形地貌和纷纭多变的立体气候，江山如此多娇；这里，早在 170 多万年前，从人类的先驱元谋人开始，人们在此繁衍生息，高举火把踏上漫长的历史征程，开创人类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和光辉灿烂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如此悠久；这里，居住着 20 多个民族，他们过去是以物易物的“泥腿子”，现在成了市场经济的弄潮儿，过去是社会最低层的“娃子”，现在成了时代的精英、领銜人，人类社会如此神奇。每个民族的经历、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构成了一首壮丽的诗篇，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一本丰厚精深的小说。悠久的民族文化，奇异的民族风俗，营造着一方厚实的文艺沃土，孕育出一代代热爱生活、酷爱文艺的文坛墨客。他们奋进在繁荣文艺创作的征途上，培育着千姿百态的文艺之花。不难看出符晓同志也立在

其中，并努力为此增光添辉。

作者能写出《金秋恋》和《月照鸳鸯楼》这样两部有份量的力作，与其有一颗为文艺而跳动的心，为文艺而奉献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作者以满腔热忱的激情，用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如椽大笔，谱写了感天动地的爱之赞歌，推心置腹的情之诗篇，献给共和国五十年华诞，怎么不为此祝贺呢？

我写此序时，正值金秋时节。金秋，意味着丰收；金秋，充满着希望。预祝符晓同志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在百花争艳的大好时光里，培育出更加艳丽的花朵和累累的硕果。

江巴吉才

一九九九年八月

大地刚刚送走了风和日丽的白天，迎来了星月光照的夜晚。突然间，两个戴“红专”袖套的人闯进了方向华的宿舍，责令他立即离开医院。从此，一桩桩倾心动情的故事发生了。

方向华在大学饱吮了医学知识的琼浆，刚迈出学校门，怀着满腔热情的雄心壮志，投入“救死扶伤”和“为人民服务”的时候，门诊的座位还未坐热，没有想到一股龙卷风席卷而来。他同父亲和所有受迫害的领导干部及群众一样，被猛烈地冲击着。不久，父亲方海涛被莫名其妙地打成“美蒋特务”，接着他被框进了“黑崽子”之列，跟随来的是被清除医院。他背着父亲“特务”、母亲“国际间谍”的两口黑锅，携带着户口关系，落脚到一个崇山峻岭、深山峡谷的金龙村来接受“再教育”啦。

金龙村是个物宝天华、人杰地灵的山村。它沉睡在金龙河上游。金龙河与银龙河是鸳鸯河，两河汇合为双龙江。双龙县城就坐落在两河相汇的三角地带。

来到金龙村的方向华休整后，扛上锄头与他中学时的校友夏水仙一起出工了。这一对在中学是卓尔不群的校友，命运又驱使他们在这广阔的天地里重逢啦。他们边锄草边攀谈，娓娓动叙中学毕业后各奔前程的苦衷。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很近。方向华听了夏水仙对家庭困苦的倾诉，虽然他们之间所处的境遇不同，但是，从谈吐中知道她远见卓识；从

接触中了解到，她的性格仍活泼而开朗，谈起话来无拘无束；不同的是，她现在成了一个不甘受怜于人，争取独立自主的女性，与现代女性迥然有别；尤其在方向华面前，显示出几分妩媚、几分柔情，格外地启动了他那几乎快要泯灭了的心。他感到在困境中遇到了知音，真是天遂人意呀！

夏水仙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过去在学校里虽然是同学，但是同级不同班，只知道方向华处世豁达而开朗，仪表雍容而华贵，谈吐略带一点儿幽默，是一个秉性坦率、为人正直、智力聪颖的华侨骄子。经过现在的交谈，她发现眼前的校友与在校时大不相同：他那忧国忧民之心，尽寓于这漫谈的倾诉之中；他对道义、公理、正义的是非都很清楚。在她接触的男性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的招延俊秀。他的才华深深印在了夏水仙的心田。莫非他就是自己未来的白马王子？夏水仙不敢再往下想，而是感到自己的遐想有些羞涩。

他们的相会，由校友而产生执意追求的眷恋，由敬佩而产生排遣不开的恋情，更加速了他们情窦初开的投缘；他们虽然久别重逢，仿佛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心灵之约，陶醉在新生活的企羡之中。

方向华避开了那一派“打倒”声的恶浪，飘落到这个阶级斗争的避风港，与一个农村姑娘点燃了爱情之火，以他们那固有的神秘浪漫劲，在大地的怀抱中悄悄地燃烧着；这沉睡的山坳，显然给他们俩提供了一个幽静的环境。

夏水仙对方向华产生好感是从他昨天刚来，今天就到麦地上工开始的。她边壅着那嫩绿的麦苗，边问：“向华，你的住处安排好了吗？”

方向华锄了几下杂草，愁容满面地将眉头一皱，看了她一眼，快快不乐地点了点头。

“在这里，要背柴割草，犁田耙地，薅秧施肥；要爬高山，过溜索……害怕吗？”夏水仙见向华沉默不语，嘴巴上带着一丝笑意问。

“唉！你说的这些我都没干过。你说怎么办？”

听方向华这一说，看他那愁眉不展的样子，夏水仙“噗哧”一笑。她忙转了话题，安慰着说：“你很快就会适应的，别想那么多了。”

“很快？”方向华停下锄头，有意地朝夏水仙靠拢，看了她一眼。噢！站在面前的已经不是在校时的那个弱女子。她成熟多啦！突然，她那端庄妩媚的脸蛋也对着他，似乎他内心的郁结也被眼前的这个女友窥视到了。方向华感到有些难堪，立刻羞愧地转过了脸，继续锄起杂草来，缓缓地说：“我这人哪！从小靠惯父亲，不会做饭，不会洗衣；爸爸不在家，煮碗面条就过一顿，连碗也洗不干净；上街买菜，常常被人宰，有时我干脆就不找补钱了，一手交钱，一手接货，提着东西回家下锅啦。可是，我只能干一件事，再苦再累都不怕，熬夜吃苦都不惧。”

“什么事？”

“读书呗！”

“哈哈，书呆子，好一个书呆子！”水仙大笑起来，说：“也该到农村来劳动改造、改造了。”

“唔，看来今后得向你学习，拜你为师啦！”方向华说后，夏水仙仰天大笑。

“笑什么？”方向华问：“我说错了吗？”

“我笑呀！”夏水仙想，自己虽然长在农村干农活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向华是有知识的人，在他面前甘拜下风，怎么敢为师呢？于是，她谦虚地说：“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大家都差不多。我怎么能妄自尊大呢？”她自我嘲讽地说：“要是夏水仙能当方大

夫的教师呀！深沟里出了金凤凰啦，太阳从西边出了……”她手舞足蹈地说开来。激动之后，又冷静下来，走到呆站着的向华面前，微微一笑，故意俏皮地说：“不！你不要把我当老师，把我当大姐姐，好不好？”

“嗯，不！”方向华习惯地挡了挡那近视眼镜，说：“以后，我……我叫你夏……夏夏、妹妹。”来自城里的一个堂堂大男子，不知怎样，在自己校友面前竟结结巴巴，辞不达意起来：“怎么样？这……这样称呼，总、总该行、行了吧？”

劳累了一天的社员，该收工吃饭了。可是，夏水仙的话像脚下的这条山间小路，一眼望去没有个完。她自从回乡之后，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过，讲着、笑着、闹着。

“哇！糟糕！”夏水仙大叫一声：“我妈妈从岩上滚下去了。”顿时，她放声大叫：“妈妈，妈妈——”

走在前面的妈妈突然一失足而从岩坎上跌下去了。只见妈妈蜷缩在岩下的草丛中。方向华急忙绕过岩石抄小路下去将妈妈背了上来，安放在草坪上。她的脸一点血色也没有，变得苍白无颜；眼睛紧紧地闭着，牙死死地咬着嘴唇；两只手紧紧地抱在胸前，右腿僵直地伸着。路人围上急促叫着：“水仙妈，伤了没有？”

“婶子，伤着哪里了？”

“伯母，痛不痛？”

一刹那，妈妈的左额鲜血汨汨，溢流遍身，全身柔软得像一团泥，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坪上。

方向华不问也不叫，扒开人群，让大妈多吸一些新鲜空气。医生的职责是什么？他将手放到伤者的鼻前探了探；翻了伤者的眼皮看了看；拉出伤者的手腕摸了摸；一下拉拉手，一下拽拽腿。这一程序作完之后，他慢慢地抬起了头，挡了挡那赛璐珞的

眼镜，内心的紧张情绪才慢慢地恢复了平静。他什么也不想，只有一个念头，一种情理中致死不渝的念头——一定要赶快抢救。

他背上大妈，奔走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上，向着村里而来。

晚饭后的庄稼人，经过一天的劳累，常常叼着烟袋，东家进，西家出，聊聊天，散散疲劳。今天，听说夏家出了事，村子里显得特别寂静。只有方向华和夏水仙推着躺在架子车上的妈妈向公社医院奔来。

医院离金龙村尽管只有十多里，可是，这段路比上一趟县城还吃力哩。两人推着小车，心惊胆战，大滴大滴的汗水直往脑瓜子和身上冒；两颗焦急的心啊，直往嗓门涌；要是再有什么响声稍微惊动一下，这颗发急的心就会掉出来了。

经过艰难爬涉，总算来到了医院啦。

灰暗的月光洒落在公社医院大门的门槛上，那上面直挂的“金龙医院”门牌向来人显示出它的荣耀。凡运送病人的车子，一进院坝向四周散停下来，有送病人的牛车、马车、小推车，还有手扶拖拉机。方向华在其中找了一个空位，将小车推了进去，停了下来，直奔急诊室。

自从急诊室挂牌的一天起，这里就从没有安静过。刺眼的电灯光把病人介绍给了白衣族。那脑被撞伤的、手被打断的、脚被挫伤的、腰被扭坏的；要分娩的、生命重危的、突然性病变的通通都往这里送；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无其不有。这里成了白衣天使与死神搏斗的场所；这里既是人的生命起点，又是人的生命终点；这里是大夫们施展科学手段、敬献爱心的场所。

夏水仙挂了号，背上母亲从B超室走来。妈妈瘫软地躺在B超室里的床上，那B超的荧屏上准确地显示出伤者的伤势情况。方向华已经从中看出来了：左腰部肋骨出现严重挫伤；腰椎骨第三突骨骨折。院长一看，立即把手一挥：“病人伤势很重，马上

住医院，一级护理。”

妈妈躺在洁白的病床上，护士按照院长的处方给病人输液了。方向华扶住妈妈的手，看着针头插进那苍白的皮肤，抗菌素液向着妈妈的血管一点一点地注入。他那虔诚的希望，但愿药水能在病体里神速地发挥效用，让病人减少痛苦，尽快恢复健康。大瓶的输液向人体的血管不断地流。经过一天两夜的抢救，从昏迷中苏醒的妈妈，疼痛难忍，呼唤不停；脸色苍白，脉搏微弱；呼吸急促，烦躁不安；常规化验，血液显示不正常。

夏水仙紧紧搂抱着妈妈。这一抱就是半年呀！

这时的方向华，一下奔出，一下跑进；一会儿来到病人的身边，一会儿来到医生的办公室。病人似乎没有疼痛的感觉，连呻吟都没有了。他不能再沉默了，来到院长跟前，说：“院长，摔伤的病人会造成内伤。”他用征求的口气问：“能不能化验小便，看一看有无内伤。”

“唔，有道理。”院长受到启示，点了点头，说：“对小便进行常规检查。”

化验结果出来了。院长一看，说：“不错，肾脏出血。”

接过化验单的方向华，心神又一下不安：唔，肾脏出血是因为腰部受钝力作用。但是，他总觉得病人身上还潜在一种危险。他递过化验单后又说：“院长，病人不言不语，反映迟钝，会不会脑部受损呢？”

“有道理。”院长说：“不过，我们这里没有检查手段。可以先从肾脏医治，脑部配合治疗。”

经过几天的紧张抢救，妈从死神手中夺回来了。可是，她成了一个没有意识的植物人啦。

这是生命中的一种缘分吧。院长在方向华那火一般的激情感动下，决定收他为编外医生。方向华大惊之后，下决心帮助大妈

再生。他用医生的信誉守护着一个有生命而无知觉的不幸者；他用坦诚的忠义来抢救一个被灾祸损伤的受难者；他迈开那寂寞而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在这为抢救绵长而远久的再生道路上。

“小方，这不能再生了。”院长说。

他铁了心，一定要设法使大妈再生。他说：“院长，人间本来就没有现成的奇迹，把人们不能办的事做了出来，就变成了奇迹。”

为了实现他的诺言，方向华把大妈接回了家。用他的医技加胆略，秘方配针灸，躺在病床上度过迷梦岁月的大妈终于出现了奇迹：虽然她仍然失忆失语，但是，她的眼睛开始转动了，逐渐地对眼前事物有了反映，能知道饥饿，会要东西，能控制大小便。病人终于从九泉之下返回来啦。

“大妈。”方向华立刻亲切地叫唤。他用智慧换来了病者的回报。他有过忧虑，但是，更多的是高兴。没有一次超过用自己的医技救活了一个生命垂危的人——自己朋友的亲人，这样的高兴呀！他要欢呼，要狂跳……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镇静地说：“水仙，你看大妈醒了，有救了，终于有救了。这是多么的大幸呀！”他那最高兴的强音，最能表达内心近忧和远虑、欢喜和虔爱一齐迸发出来了。

水仙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来到了妈身前急促地打着招呼。妈不动声色，而是用痴呆的眼睛看着女儿。水仙愉悦地说：“妈妈，你还记得吧？出事的那天，我们一起上山，一同回家，在那盘陀的小路上，你失脚掉下岩了。”

妈呆滞地睁开眼睛，望着女儿，好像在说：我什么都知道了。

功夫不负苦心人。妈在方向华和女儿的精心护理下，慢慢地有了声容笑貌，生活渐渐能自理啦。

二

这是一个火暴的中午，悬空的太阳像一个刚点燃的火球，向大地献出了爱：它那光芒四射的光辉染红了山林；它那熊熊燃烧的炽热熏蒸着大地；山风停止了它的冲动，松涛抑制了它的呼啸。午饭后的人们，男的躺在大树下酣睡抽烟；妇女们在房前后做着针线；小伙子们、大姑娘们一群一伙在晒场上，在旷坝里谈笑风生、打打闹闹。

在这一群人中，有一对青年男女，那男的总是闷闷不乐，没精打采，在那棵伞一样的大青树下席地而坐。那女的心不在焉，总是注视着树下的这位老同学。她没有加盟到那男女青年中的笑闹行列，而是漫不经心地走了过来，投给他一个笑意，说：“向华，你是尼姑思凡——心野啦？你苦思冥想些什么呀？”

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华大地搞得动荡不安，华夏大地烽烟四起；无论是城市或农村，工厂或学校，到处充满了红色恐怖，弄得人人自危，心惊胆战；人们的心头压着沉重的铅巴。方向华也不例外。

几天来，方向华一直在劳心惻惻中度日。这“继续革命”弄得派性不止，派战不停，群众分裂，互相残杀；“继续革命”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政治上受迫害，精神上受打击，肉体上受摧残；“继续革命”革得农民不种地、工厂不冒烟、商店不开门、学生不上课；“继续革命”革得国库空虚、财政枯竭、人民生活下降，

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卫生体育遭到极大的破坏……“继续革命”怎么是推动社会历史、生产建设、经济发展的动力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想着、思考着，思绪万千。

夏水仙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他，定是为自己父亲的问题而担忧；他，必是为自己的前途而发愁。

方向华没吭声，悄然坐着。

“嘿！呆子，是愁穿，还是愁吃呀？”夏水仙面色一变，语气有些强硬地说：“沉思什么呢？走！我们到那边去散散步。”此话简直是命令，说完开步就走。

的确，方向华正在经历着这场风暴的考验，无所适从。

“走呀！”夏水仙回过头，见他无动于衷，又冲回来，拉着他的衣袖，气势汹汹地说：“拿什么乔嘛！有心事就和我聊聊，行吗？”

“唉——”方向华无奈地站了起来，把目光投向水仙，欲言而止。

“唉声叹气干吗？丢了银子，还是失去金子？真是！”

方向华强打精神，与水仙向着对面的森林走去。

“能与我聊聊吗？”水仙回过头询问着。

方向华仍未搭腔。沉默。山风停止了它的哑语，松涛停止了它的吟咏。只有两人“嚓嚓”的脚步声。

“别想那么多了，向华。”夏水仙耐不过去，说：“你父亲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她安慰说：“你不看吗？当今世事真令人难于琢磨，今天是对的，明天就错了；昨天还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后天则变成了谬误。是非标准何在？真理何在？因此，你父亲的是非与国家的命运相关，不是你能解决的，成天悲天悯人有何用呢？”她露出一丝安详的微笑说：“老海棠命运独蹇，今天长出希望的嫩叶，明天开出灿烂的花朵，满树是花枝招